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璵 璵 按

僖公二

**經** 巳巳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狂紀曹地按今山東濮州西鄭伯乞盟。夏

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

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克於寢於廟不慮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神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

謂王崩實八年考外傳襄王三年立晉侯乃僖之十年也八年

年殞於韓僖十五年也則語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

僖公二

僖公八

一

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世子鄭立是為襄王。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死。立而後發喪。莊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桓公盟於首止而世子之位定。今惠王崩。太子未即位。叔帶復圖爭立。列國諸侯必有與之為應者。故太子不敢發喪而告難於齊也。發喪者即位為喪主也。虛儲子之位不敢主喪。故停喪不發。非如後世上食如故。謂喪之謂也。且叔帶曰。伺左右喪。烏得而闕哉。王使於十二月至齊。桓於正月盟諸侯於洮。皆戴嗣王諸侯聽命。即素與惠王合謀之鄭伯亦心服而乞盟焉。而叔帶覲覲之心沮矣。覲後帶

周之召陵不  
戰而焚城  
一敗而老  
弱不復  
不敵東狄  
其而不復  
若不合其  
阻將恐收  
奔命此強  
之說也倒叙  
年月又是一

亂僅召戎狄可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在鮮傳言前年事也

按今山西寧鄉縣西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恐深而號射日期年狄必至

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可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

於同不禘于姑則弗致也杜解寢小寢同同縣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禘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殯也疏云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前云吉禘於莊公慶父假禘之禮器偶一為之耳此則儼

然行禘禮於周公之廟矣後此卜禘卜郊春秋遂不絕書

望溪詩經補正謂僭禮自僖公始誠然也用致夫人公

二

羊以爲僖聘楚女。齊之媵女先至。魯公使立爲夫人。故致其朝廟之禮。其說固謬。穀梁云。立妾之辭。劉氏自以爲文成風於廟立以爲夫人。啖趙及胡氏孫氏劉氏張氏並用其說。謂使成風與祭也。然以禮證之。有必不可從者。成風時君之母也。禮君沒則姑。老冢婦主祭。祭統云。君卷冕立於祚。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則母夫人當立何所。又云。夫人薦浼水。夫人薦豆。則母夫人所薦何器。又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以明夫婦之別。又豈容有母夫人相爲酢酢乎。魯秉周禮。文仲爲政。而果有此。則更甚于逆祀之縱矣。又以春秋證之母以子貴有之矣。宜母敬。麻襲母定姒。昭母齊歸。薨曰夫人。葬曰小君。皆援成風以爲例。如

信果致成風則宜何以不致敬廟。曩何以不致定妣。昭何以不致齊歸。死則備夫人之禮而生不令之享。夫人之榮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薨而後尊之也。愚按此條當從左氏致哀姜爲是。姜於喪畢何以不致有所疑而未敢也。蓋禮與廟絕不當致而卒致之非禮也。禘必合羣廟之主故致哀姜之主以配莊公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

王不書葬。魯不會葬也。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也。諸儒多疑盟洮之後卽宜發喪。何遲至冬十二月。尋謂皆齊桓致之也。桓能於會洮之時率諸侯與臨朝見新天子爲卽位發喪。又何待葬。卽之尋盟乎。計不出此一盟而

干魚上三句  
 破其仁字是  
 對面翻轉  
 本句破其長  
 字是斬低說  
 明其無根

散帶雖不敢驕橫而睥睨之心未已也故遲遲久而行則  
 位之禮告喪於諸侯及蔡邱之會復尋前盟前盟者謂  
 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妾帶無所用其覲視矣然雖將時  
 未嘗朝主以致重耳有溫之名皆倡始之不善也江氏指  
 委知蔡邱之會非會葬既畢歎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  
 子當大書之為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

病固請曰目夷我父庶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襄公之讓說者皆以為偽而傳曰固請何故說苑云宋襄  
 公茲父為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

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自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不肯立，為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舅而不言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請殆深。」知襄公之心矣。故傳特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篇。

**經**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子襄公葬父。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禁。止。

也。宋事周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襄公。侯。子。休。衣。裳。之。會。九。經。史。問。答。葵。邱。有。三。一。在。齊。一。在。



清之

七

八

陳留之外黃一在汾陰杜預以此其地為外黃然以爲晉

孔明言西舉而以爲陳留是仍來舉也則宜在汾陰也

不服桓公特爲會子青地以致之亦桓公之討亂置也至晉侯

赴會以孔言而反是歲歲公亦卒桓公之討亂置也至晉侯

不復西舉者其有虛矣然則葵即爲紛陸之葵邱也合按莊

外黃者宋地今河南考城縣東在汾陰者晉地今山西榮河

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也

婦人許嫁而葬猶大夫○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

之冠按伯姬信公妹○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

晉侯僂諸卒○僂子奚齊立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

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接是

年里克弑卓子惠公夷吾立

○元年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夷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謂三年喪程解子者繼父之辭公

王在喪稱子一人劉禮稱亦不言

小童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修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王能胙

祭肉也

孔曰一折臂  
斷野當事  
得如許細爛  
或云班固  
光傳叙黃門  
令請奏一段  
中問起入衣  
后止數語想  
從此處得此  
法乎謂此齊  
侯將下拜孔  
不可無以止  
之霍光傳前  
後一齊可有  
可無左氏神  
駿離能敘聖

之比二王後補注王朝公卿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使孔  
大夫史皆不名傳每詳之賜伯舅胙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言天恩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日耄對曰天威  
不遠顏咫尺言天恩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日耄余也敢貪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上故言恐顛墜於下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胙於堂上受  
桓之勤王室也始於首止繼於洮終于葵邱定襄王之位  
而大本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垂厥功大矣乃前此鄭厲  
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啓南陽齊則榮乎其未  
有間惟賜胙以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賞薄也齊侯矢心  
王室磊落光明無有曖昧舉凡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

卷之九  
齊侯  
葵邱  
公

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霸桓公為盛於此。見之。聞宰孔賜胙之言。即趨下拜。正此心誠恪處而說者反以為偽謬也。宰孔止之。發揚一段天經地義。在當時真得未曾有。遂使乾坤暗而復明。冠履倒而再整。聖王復起。不能點竄其一字。非惟實利無所異。并虛文亦不敢當。以視鄒厲求爵。晉文請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然也。

王有同盟  
好下連  
舉與主反  
謂以見齊大  
晉好皆孔致  
之  
齊侯如會  
凡西略耳孔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補注此即孟子所述五命之末句。惜五命之辭傳不能舉。其意蓋王之意。而齊侯后猶存此伯主所當要故。無易樹子。宰孔先歸。孔不與盟。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求會。齊侯不務終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

言必不能西  
又有已將者  
亂安能討不  
服者則晉侯  
自可勝枕

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謂東必其在

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是披孔謂東略之時必齊內亂之時

後之亂可也。十六年傳云。且東略。又云。齊有亂。正與此應。杜

指晉亂非也。然桓卒靖晉亂。獻安能靖齊亂也。凡言全謀

晉侯乃堪之。顯傳傳者齊桓

晉獻滅國。屢見而桓不之較。恐兵力不敵。待其自至此。東

萊之說也。至是齊霸正熾。豈明天子之禁。晉侯服禮歸化。

將與葵丘之盟。其撻荆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路過。遽

止其行。孔為天子宰。不能定天子之位。明天子之法已足。

內愧。乃親面未聞以德相規。而退有後言。阻從義者之心。

安得謂之宰乎。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之大功。而孔反

為非。楚滅弦。滅黃。而齊不能救。正由晉不協力。而孔反

阻其行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睨。孔固敗於帶者。也是說  
可謂深知孔矣。吾觀其從王。亂命名。則從楚。叔帶堅。秦嬖  
之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且之不肯齊也。此  
後不見經傳。明年與齊立。晉侯者。為忌父。想歸即就木耳。  
其不能知已。與晉侯之即死。尙能料齊桓之必亂乎。其不  
與盟。桓尊之也。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亂

和

晉

欲納文公

故以三公子

生

耳

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

爾也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殺欲立文公  
於獻公卒之  
下則其事舉  
便合荀息從  
晉一居繼敘  
介亂則孔理  
繼便含荀息  
死義一解  
此謂殺荀息  
從之之訣

此道叙荀息  
死義之夫  
汪云答里克  
作兩層義  
卷謝公相  
經以全節  
荷惠而傳  
有其玷何  
蓋從有教  
上已教  
明而無  
言一片  
有花無  
知其義  
之姑明  
山見人  
以道  
從君之

猜。真。也。往死者居生者稱兩也送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之。徒。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  
 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勝。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按此數語荀息代里克言之里克謂  
 奚。齊。平。我。指。里。克。人。自。指。市。明。無。益。我欲不貳於申生而他人能已於  
 不。避。意。若。杜。注。是。荀。息。等。之。獄。矣。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  
 次。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宋鈺息以為奚齊死公意  
 其。志。也。為。計。者。死。也。立。之。信。義。兩。立。在卓子是君死而猶達  
 而。正。其。罪。然。後。一。死。謝。罪。公。則。信。義。兩。立。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於。朝。荀。息。死。之。也。進。荀。息。以。甚。里。克。之。罪。也。君子曰  
 辭。斯。謂。曰。進。之。站。倘。可。磨。也。斯。言。之。站。不。可。為。也。推。大。荀。息。

但以一死  
其也故維  
之以傳倫  
山之臣子傳  
其之以願神  
非之大臣

有焉

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而經書弑君晉獻之殺太子據晉所  
則荀息成之而與其全節同於孔父仇牧者何哉傳體經  
義以立言其叙里克曰欲納文公曰作亂而里克之罪未  
定矣蓋殺嫡立變獻之罪也然獻之罪天王葬之方伯罪  
之而非晉之臣子得而罪之也臣子不得罪其君父雖申  
生不敢爲父罪况里克乎以君父之命爲尊而欲悖之是  
作亂也當申生之未死也驪姬曰吾難里克而既與先君  
成謀是吾君也已而殺之乎未成君曰殺已君曰弑一也  
因叙荀息之死追述獻公托孤之重息以忠貞自許卒不  
食其旨正與里克相反是其死可謂無玷矣而傳又引詩

云類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沒。屬此藐孤。息能明言。三惡。楚  
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也。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  
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任。溫公所謂苟息之言玷  
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  
經之所以全節許乎。聖經賢傳。每事立一標準。爲萬世法。  
獻公托孤。苟息受託。卽此一端。可爲後來孤存與存。孤亡  
與亡之法。或曰從子般之例。則但云子奚齊可矣。何以稱  
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本國之臣。弑之。  
故曰子般卒。若奚齊則晉國之臣。弑之不歸其弑。故書殺  
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旣爲君之子。國人安得  
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諸侯踰年改元。始稱君。



據傳緯卓在十一月經書明年正月從告也是卓未踰年何以書弑君蓋踰年書君者魯史之例也十三公皆然故子穀子惡俱稱子亦列國史官之通例也故鄭昭衛成以未踰年稱名稱子然諸侯之史又有既葬稱君未葬稱子之例如是年傳曰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陳止齋曰傳見春秋初未葬猶有稱子者蓋國皆有史史非一例也奚齊之殺荀息從未葬稱子以告諸侯惠公殺里克告諸侯從既葬書君之例以正克弑君之罪餘見齊商人弑君篇

之書不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按  
謂孔有  
之明者  
源東有高梁令不及魯故不書  
地各梁城

獻公卒。奚齊立。齊桓苟能請諸天王正其奪嫡之罪。取  
姬奚齊誅之。然後迎立重耳。吾知里克平鄭祁舉及七與  
大夫必有與之為應者。晉國數世之亂。消於一旦。賢於寧  
母之拒子華。快於首止之定世子也。乃桓既倦勤。仲亦無  
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傳曰。討晉亂。豈深惜其不能  
討也。

晉卻芮

杜解卻克祖父從夷吾者

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按傳連言賂而賂秦之地至戰

明轉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賂秦。

入而能民。土於夷吾。按齊方

何有從之。齊隰朋

齊大夫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夷吾。按齊方伐晉至高梁

開秦師納惠公故齊侯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孔疏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夷吾親故此時易入以彼勸秦納之。

以所賂起以吾利結皆所以欲齊秦種也。以人目重耳是見克其兄。誰恃一問在初起兵之時。

此解論在既  
起兵之後

周云即萬言  
而知其忌克  
可以信其君  
忌克二字  
本字能用非  
說也  
所以可以  
去官也

不好弄也。能國不過有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

子桑太夫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文王聞行自然合天之法。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好無惡不

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難哉以定難。公曰。忌則

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孔疏適足自害焉能勝人

傳叙夷吾之立而深罪秦人也。據檀弓重耳之在翟也。穆

使人弔之曰。時不可失。孺子其圖之。圖之者求賂也。而重

耳以仁親為實。與而起起而不私。蓋子犯以賢君待秦穆

而不知穆非其人也。其曰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彼遠利已

安得近利乎。卻芮早窺見其心。許秦重賂。河外列城五將

割授秦於是繫伯色動而始惠公及子桑以爲不能定  
國以爲已利是包藏禍心幸災貪亂晉數十年糜爛其民  
使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皆秦穆賄之也郤芮智人也  
而其對秦穆殊不可曉蓋外內無親賂中大夫許其入國  
故穆雖納之猶以爲憂言將何所倚恃爲內主也芮乃不  
能推心置腹而飾辭以對言前旣無黨今亦無讎秦一納  
之無事矣豈似秦穆全不知賂里平之事者此昧心之言  
也又言自幼老成十分持重始終不渝以見所賂秦者必  
能踐言豈似秦穆全爲已賂而有此一問者此負心之言  
也故子桑以爲忌克忌者忌秦而不使知其情克者好勝  
而不肯示其瑕也或謂文公不行賂但以仁親爲聳動

遂讓呂卻先著此失策也。予謂不然。重耳事外傳載之甚詳。卽檀弓所記父死謂何數語。尤屬人子常經。易犯體段正大於此可見。呂卻黨逆。秦穆嗜利。皆不足道也。若以不行賂咎子犯。將使天下後世盡爲邪行。豈所以扶世教哉。而國卒歸於重耳。世霸之基。實立於仁親爲寶一言。而獨情傳未經載入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宋襄崛起爭霸。幾不知其何恃。觀宋治二字。則知國中又安四境饒足。而當齊桓已歿。重耳未興。遂毅然乘隙而起。然宋之治。由用目夷也。目夷雖繼桓之業可矣。不用其

言襄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

辛未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張注齊朝齊始此霸體懈矣。狄滅溫。溫子

奔衛。

社解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事在前年。書以今春從起也。按獻公已葬卓子故稱君。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山戎也。

南戎也。其類實繁。

○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傳**

雪為大。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社解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

社解。

王子黨。

周大夫。

會齊。隔朋立。晉侯。

社解。

晉侯殺里克。以說。

社解。

將殺里克。公使謂。

社解。求公。國。社。殺之。

社解。求公。國。社。殺之。

社解。求公。國。社。殺之。

社解。求公。國。社。殺之。

社解。求公。國。社。殺之。

說則以爲  
侯所賦說也  
君何以無  
隱指時  
便是負秦之  
相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罪不忠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不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無辭不及故不及里克黨以在秦

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卽位誅之而經不以爲討賊殺梁子  
白里克所爲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  
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  
屠岸夷告重耳秦穆使公子繫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  
耳仁親爲寶不顧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  
之後先誅里克言此來爲二君復讎非爲得國以弑其篡  
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篇中並不點明夢但曰太子不見和是恍惚便是夢此夢境以齊桓公之夢又為戰捷篇一妖字實若把過太子故夢太子全無氣色矣以過起以起不見鬼片然

羽。翼。也。故。惠。以。討。賊。告。而。經。與。專。殺。同。特。筆。也。

晉侯改葬共太子杜解中秋狐突適下國曲沃遇太子太子

便登僕按此夢而相見狐突本為中生御故後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按夷

禮馬融以為改葬是章父之過賈逵以為為燕於夏者孔余得疏云鬼神之意難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

請於帝矣請罰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養也且民何罪失刑焉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倣於韓倣敗也韓晉地按今陝西韓城縣南地名韓原

改葬易名在夷吾為極有禮事且以要結人心卻芮之謀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夢至戰韓傳云妖夢是曉。堯若為此篇點睛且以見晉侯  
歸國察伯賂未入手日刺陰事幽暗如烝於夏君恍惚如  
申生請帝遠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為  
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篡國鬼誦人非不能一日居  
也。

以前謂起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在解皆實為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

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

君納重耳茂不

濟矣。

補注為秦糾冬

秦伯使洽至

秦大夫反

報問且召三子

轉入能殺諸  
臣交還徑國  
試出其言殺  
之也

邵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而舉夫。

晉大及七與大

夫。

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離欽鼎

虎侍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

七子七與大夫

平玃

國收究密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秦也。秦而忌小怨。里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不謂殺里也。遠禍離能出君。謂約避禍也。為明年晉殺平鄭傳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冷至一來。為呂卻所窺。遂至公卿屠割。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豹之愬。語若輕置。已釀戰韓之師。

此立以亂錄之

**經** 王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莊。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日。兩君為會而婦俱會。齊侯非禮。按此聲養也。蓋桓公女高氏女。厨共間非禮也。秋八月。大雩。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莊。解。傳。經書在今年。補注。傳見書國殺大

卷之二十一

上典齊桓下  
拜至受國一  
龍一豬下典  
晉文出入三  
虎亦一鼠一

叔帶罪不勝  
誅

夫從天王莊王使召武公周卿內史過周大賜晉侯命卽侯

命圭為瑞。愛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

晉未入觀。而王遽錫命。王命褻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人王城。焚東門。莊王解揚拒

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召戎欲因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新人特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莊王不書。夏楚

人伐黃。自抄滅不有奔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

侯杵臼卒。公欽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甥懼狄難也。往經楚邱，衛國都邪郭也，為明

年春狄侵衛師。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請之豫也。役不及魯，史不書。

此應叙在楚人伐黃之前左氏答於生起若而事而吳國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補述殺梁傅，貫之盟，管仲曰：江黃近齊而近楚，若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

桓公不聽，亦可見桓公於管仲猶有未盡其謀者。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蓋魯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遂次公曰功  
在王室禮受  
下卿誦誦其  
至論誦誦其  
功成而志遠  
取

周云注疑敗  
仲事國四十

滅區區小國死守踰時民無叛志以待諸侯之救卒之城  
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杜經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按傳見

受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晉救周

伐戎故戎與王以上卿之禮製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

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

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若節也春秋來承王命何以

禮焉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呂說此見當時周室典法

上卿元帥不請命於天子仲得王曰男氏故曰男氏余嘉乃

君如此之尊退然班次之下王曰男氏故曰男氏余嘉乃

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者管仲位卑而

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按應猶報也督與管仲受下卿之禮

馬通傳也謂功德厚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不而高曰不  
進數其休休  
有容讀此方  
知仲有以化  
之也

而還。卒受本。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孔疏：世族諸管氏出自周穆王

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補正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

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生成子需孺

生莊子廋廋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

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諡是亦世祀之驗但無功業可見耳

左氏習聞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辭冲，受爵能讓，必多

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爲聖人之徒。晉惠公受玉楨

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經**甲戌十有三年春，狄侵衛。杜預傳：在前年春，經魯以衛納溫

橫甚。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林熊：兵車之會，二鹹衛地，莒在直隸開州東南。秋九月，大雩。

齊公字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莊公前年齊言欲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復之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

桓公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子帶卒名戎伐周盟主不問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爲之請吾不知桓何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旋如此也力量未優凡事苟且小補之無當於王道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秋致之莊公成守也致諸侯戍卒於周冬晉荐饑莊公麥禾皆不熟號云連歲不熟日荐補進外饑不告不書使乞糴於秦秦伯

公受谷曰子不之言欲取

姑與百里之  
言作善降祥  
雍伯之言活  
人利物然俱  
有活名心在  
內  
唐云只輪渠  
一句耳加六  
字點染便如  
輪渠者落釋  
紙上再加七  
字便如輪渠  
者旁面相送

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謂百里夫秦大與諸乎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詩曰：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也。則秦  
於是乎輪渠於晉，自雍及絳，相繼。陝西鳳翔縣南有古雍城。  
命之曰沉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發

明年閉糴，即晉人無不怨咨。

**經** 乙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莊公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按今山東樂昌縣東南。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大夫也。張注：魯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地也。故不繫國沙鹿。

馬氏曰：姓今山東。○



聖人加一使  
字不沒季桓  
訓其苦心

山名在晉地按。狄侵鄆。冬蔡侯胙卒。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會鹹之時遷杞成周兩事並謀。成周更急於城杞。故夏會

而狄成。明年春復會而城杞。非成周緩而成杞亟矣。桓德

雖衰。此猶見其勤也。杜謂為惠不終。固非。林謂散辭亦非。

也。云有闕者。傳意史氏不滿是役。故略諸侯不序。不知即

會鹹之諸侯前目而後。凡蓋前謀之而今城之也不書杞

遷則略之也。義與城楚邱同。

鄆季姬來寧。補注傳見季姬歸鄆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解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

鄆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開焉不朝。無禮哉。其遇

其使其朝皆姬志也。姬歸而鄆安。鄆於是賢季姬。

節季姬來寧公怒節子不朝止姬將以絕昏姬因爲防邑  
之遇強使來朝俾之請已還節罪在僖公也書及節子又  
書使節子則姬爲節子夫人明矣不言節季姬省文也公  
穀二家從無季姬自擇配之說而何休造言誣之范甯注  
穀梁已斥其妄且女子許嫁而字若身自擇配不得言季  
矣僖如鍾愛其女其卒當會其葬矣卽按之經文無有一  
合如姬私奔但書季姬及節子遇於防休又謂姬許嫁  
子來朝亦足以形其曠何必又加使字於邾節子奪而有之則以邾人用節子而妄爲是說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莊注

山川崩川  
國之徵

妖夢鬼譎也山崩天怒也閉糴人怨也

云慶鄭極  
切射極

周云慶鄭反  
受切諫不  
格遇而一  
數多少低同

冬秦饒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莊晉曰背施無親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號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

皮而施毛爾姓諸侯稱異姓大夫曰舅通慶鄭曰棄信背鄰

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

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聚不足解慶鄭曰背施幸災民

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按言以若所為雖親近之人猶

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言慶鄭之言不

斯時呂卻豈擯斥閒散故無能為君晝一策以致鬪士倍

我而君貽之禽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薊莊諸侯五年。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止。地名。闕拔今山東聊城縣東。逖次于匡。衛地。按直隸長垣縣西南。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父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與國。按物廣。隨州北有厲鄉。○八月螽為。○九

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鄭。求寧不齊此書者以明中絕。扶

不見中絕之意。故若初嫁者志過也。杜解本明而諸儒凡遇婦人之歸。即以爲于歸。故紀姬之歸。鄭以爲再嫁。季姬之歸。

節以爲淫奔。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是証之也。

者字震者。雷電擊之。方解禮大夫。於難言於。○冬宋人伐曹。者所捕陰若字與生卒稱名異無可疑者。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接江南。紅縣東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地。經韓。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葵

邱之盟且救徐也。杜預葵邱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徐即諸夏而為齊滅舒。楚所深怒者。伐徐在正月而三月齊始合諸侯已不如救邢救許之速。况諸侯皆次于匡而遣大夫往救乎。桓之志益急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林解大夫救徐楚師不遇故二師伐厲以救徐

張主一曰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晉侯之人也。杜解在秦穆姬申生姊秦厲君焉晉侯之人也。杜解在秦穆姬申生姊秦厲君焉

於賈無子則是正如杜云次如誤按穆姬申生皆齊姜出而姜早卒意者育於賈君故臨行屬之且曰盡納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祖無畜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祖無畜羣公子

秦伯始則齊侯用兵能乃  
闕門取當  
微來却極  
昆極寬仁故  
名實事敗晉

王已遷  
傳事致不保

注云昭公是  
主故特詳

方云備齊  
無失德而東

以故秦伯伐  
晉通篇脈絡

總會於此

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

夫國內執政政里平等按晉語夷吾對秦使曰里克與我矣吾

萬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豈號略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豈號略南及華山今陝西華陰縣西南

解梁城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解城呂說惠公晉饒秦斬之

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不得不肯解音解晉饒秦斬之

栗在十秦饒晉閉之在十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秦之掌筮

之吉補正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涉河侯車敗諸之

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諸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其卦遇蠱三三蠱卦有艮上蠱按秦必涉河乃至晉境徒父以

河二陰為河者皆謬也涉河侯車敗乃初得蠱卦曰千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按三五互震為雷

侯為車故曰夜車

汪云蘇謂古  
與古同轉通

方云方叔素  
冠伐晉怒就  
冠謂敗字突  
接三敗及敗  
此叙惠公失  
德甚詳若更  
叙前三戰三  
敗之地與人  
則勝處不中  
編鼎宋以復  
諸史元雖正  
也不知詳是  
事

前石利家

卷之四

三

據互對三爻而以三百三十三條成之連艮之上爻則  
為千乘左傳云去猶算法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  
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所剩惟一非若而何按  
虞氏易云艮為孤狼狐善遊人故云狐壘陽爻故云壘  
餘止艮之孤陽高踞其壘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外卦為貞  
上獲之一夫之力耳其壘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外卦為貞  
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  
秋也艮為山山有木  
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實落木亡不敗何待按此為山山有木  
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木亡不敗何待內卦為主內卦  
巽也為泰巽為風至秋而風屬自西來爾雅云西風謂之泰  
風引詩泰風有隧有谷而外卦與我為敵者艮也為晉  
艮為山風厲山頽木實可取三敗及韓附注三敗謂晉師與  
有泰勝晉敗取財必得之象三敗及韓附注三敗謂晉師與  
壞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矣壞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爲重右此夷吾  
之多忌言說慶鄭狼戾不能自  
用其步揚御御戎家僕徒爲右按選御請戰應在初戰之  
時何以至三敗之後蓋三  
才敗者乘師經歷之處各有守將三克其乘小驅鄭入也餘所  
都邑而及于隸也晉之全軍至韓始出

運云臨本則  
收步過  
首收時伏也

名小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切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我

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

外彊中乾狡反也憤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進退

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呂說廣師論小國弗聽元月

云秋矣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晉大夫韓簡師復曰師少於我

之占矣占之孫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

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

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狃起言匹夫尚不可狃况

遂使情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

所迫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

所迫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



方三統獲晉  
侯制書枝葉  
無重花之衆  
以上見晉侯  
自取敗亡以  
下見晉臣寒  
謀生氣所以  
斷其君  
韓簡迎車  
遂克壯而公  
已爲然他將  
所得傳曰森  
獲不侯以解  
寫出歸類  
指車馳馬  
之聲全軍已  
亂奔遂從公  
或殺或俘餘  
勇謂悼喪其  
趙王在此  
下康簡古便  
榮州小駟不

列也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奉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因  
王戊戰于驪原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渾而止韓簡也還便旋也  
乃走反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也其固敗是求又何遲  
焉遂去之梁由嬖御韓簡號射爲右轅癸伯將止之勢迫也  
韓五鄭以救公誤之林解慶鄭不知其將獲秦遂失秦伯  
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王戊晉大夫反首援舍從之  
亂頭髮下垂也援草舍止壞形毀服按晉被獲時光景只  
從大夫上用反首援舍四字映照自足蓋惠爲人君立言因  
自有體故其敗况亦自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  
于史蘇之占上補寫  
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歷豈敢晉  
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林解史記秦將以犬子

列傳之附  
以古俗  
或并治  
而得內  
運師迎  
公侯失  
伯乃脫  
再公以  
奇幻勿  
鬼神有  
聞世子  
共世子  
頭也故  
以然出  
是政  
獨云如  
然不  
自天  
背

康公弼康母與女簡璧婦也登燕而履薪焉古之官閉者皆居之燕以

抗絕之陰姬次自罪故登燕而薦之使以免服衰經逆且

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免衰經逆喪之服令行人服此說逆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教免音問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明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聖靈周之故臺亦所以抗

曰上天降災凡四十七字詩古本皆無是後人加也按是姬解鈴亦是姬故以嫁姬作結靈臺今在岐西聊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晉侯

入則夫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積且晉人戚憂以重我謂反

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謂反

謂言而不行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子縶縶大

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恩焉縶其吾縶復于桑曰歸之而質其

特地豎起一  
筆素之障君  
全在此

太子必得大成。起見去已引此後篇一官論為取勝晉未可滅。  
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也。且史佚太史名佚時有言曰無始禍  
無怙亂。恃人亂無重怒逆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  
使卻乞。晉大告取居台甥即呂甥字子金補正呂氏也且  
召之子金。效之官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之可朝且  
告之曰。孤雖驕辱社稷矣。其卜或代。國子惠公太也衆皆哭  
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孔氏易為也謂舊入公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謀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  
曰。征也。結也以輔猶子。太子權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  
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汪大猷所聞  
此七字使人  
不可訛摸

民心反國後側身脩行獲民心定補生惠矣初晉獻公筮  
一歸便殺懷歸以快私怨民心自此都與散  
嫁伯姬於蔡遇歸妹三三上先下震之三三上先下離上三三上先下離上  
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其辭曰土剋羊亦無益  
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按震為長男兌為少女故取長兄嫁妹  
也例也上六陰爻變上九陽爻有女承筐于士之象承奉也  
震為竹為筐有筐象然震變為離離中虛則虛耳無實也  
震也上九以剛孤之性不受無實之時離兌為羊離為刃坎  
為血而坎離相互不能適用欲其剋羊告廟以成婚禮有悖  
然不親耳土血也無血未嘗剋也此取歸妹西鄰責言不可  
上六爻辭以為兩卦之辭下女乃申明之  
償也歸妹之婚猶無相也按兌居西震在晉西兩國接壤故  
見多山賁古之象也言者平說之賁賁其口惠而無實也  
賁賁離離為大賁以大利唱之西鄰始以為賁亦皆助我後  
約見其虛進至純好子然無助也此逆知震之離亦離之震  
有言也賁賁至賁賁之事也附注賁字震之離亦離之震  
賁之往也賁變為離是為震之離而物極必反為雷為火為  
賁亦復歸于震是為離之震比二句統歸下文為雷為火為

三三盤占與  
加盤占相歷

疏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  
為大母而離反以火而轉焚其本者其母米是為衰敗姬之  
象震為車輓杜云車下騎也車之下為輓其輓與上為旗與二  
三互離離為戈兵是車為離敗而脫其輓矣是以行師知上不利  
震之上九為離之上六是大焚其旗矣以是行師知上不利  
宗邱宗邑也豈並知有歸妹睽孤寇張之邪按此處上九故  
韓之敗也說吐活反歸妹睽孤寇張之邪按此處上九故  
日曜亦曜而至于不絕不獨無助我也且為者而張之孤矣  
三五互坎為弓有孤象坎為寡有寇象雖至脫孤其傷已多矣  
此逆知有泰莠晉姪其從姑按姪見之子也或謂姪從免妹  
侯復歸晉侯之事姪其從姑按姪見之子也或謂姪從免妹  
姪不知三互坎必買變而後云從姪則坎未震兄之為子也  
坎之初互兌妹之三連不食有姪其從姑之象然離為中  
女坎為中男相為配合而坎互于離有姪其從姑之象然離為中  
果豈知有子婿之事已上官寅之姪有從姑之象然離為中  
歸其國而棄其家按自睽之五至初歷五迄而後于上九為  
助其焰火炎水潤物極必反則坎離不交矣有棄其家室之  
象取其鄰國必逃歸木國又將變而為震變者速也此以下  
皆言亦離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按適於上卦歷二陰柔  
之類之義

周云獻公嫁  
 姬於秦未為  
 至不也苦  
 從史遺之占  
 則經秦伯之  
 援先不為人  
 無得婚之於  
 重不得與焉  
 方云晉侯先  
 事而敗德臨  
 事而失謀  
 山已造通符  
 開劍

知其必死者何也蓋離以焚木亦以泗水渡變為離而卦二  
 四皆五離是為重離以次而當重離之四位火炎極矣所謂  
 突如其來如死如焚如棄如也一陽突起而橫亘故知其為  
 高梁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為高梁之虛也其者揣度之詞蓋  
 逆知子所死之地或謂左氏事後附會果爾不應自露破綻  
 疑必當時奇驗傳為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  
 名亦非也今山西臨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汾縣有浪城有社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悉知吉凶不能變吉凶補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國得如失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固能以卜筮諫者與詩曰  
 下民之孽匪除自天傳言背憎職競由人邪惡非天所降傳  
 省面語背相憎疾主于鼓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  
 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爾也傳尊本反沓徒台反  
 此之謂憤兵不書伐晉卓氏曰韓晉地於韓則伐晉可知

省文也不書以歸責之於外也。傳釋經義未嘗不兼罪秦伯而失德名。冠其曲在晉。覺秦伯之猶爲彼善也。此篇分四大段。以天人兩字作線。秦伯伐晉以上爲第一段。人君土地受之先君。尺寸不可假人。河東之地一時盡棄。傳曰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雖負約。秦實非義。而惠公所爲種種非復人類。秦伯遂藉之爲聲罪。口實是伐晉者之由。晉也。獲晉侯以上爲第二段。以晉之強。何至遇秦。卽敗怨之所聚。衆叛親離。韓簡我怠。秦奮之言盡之。此時勸之謝過。猶可及止。乃諸臣或以爲君實深之。或以爲幸而得囚。知其必敗。絕無救敗之方。輒轉相誤。而君執矣。是獲晉侯者之由。晉侯也。作田。兵以上爲第三段。賈禍甚易。銷禍甚

雖乃諸大夫君辱而戚矣。穆姬以德報怨矣。子桑轉讎爲  
恩矣。而晉侯於事窮勢盡時。猛然想起平日同心膂之瑕  
呂。飴甥遂使子金出一頭地。征繕輔圉。絕大救時良策。秦  
安得不許。平傳前路寫來。都是土崩瓦解氣象。至此人心  
國勢勃焉振起。其尤得力在爰田一賞。轉怨爲恩。可見晉  
未嘗無人。由於敗德者自階之厲也。嫁姬至末爲第四段。  
點出敗德兩字。以收拾全篇。先君敗德已及於君。隱然見  
君之敗德。將又及於後嗣。然則卜也。然也。妖夢也。其實由  
人致之耳。而顧云天降之禍。此深責晉惡之義也。然則秦  
其無罪乎。隣國有弑君之禍。同盟者討賊立君。理之正也。  
何至彼以賂行。此以賂納。則失信之罪。小輔篡之罪。大秦



伯前番是許取便候其出君此番與師而來直是虐取故傳於賂地界至點出以明伐晉之由一直貫至秦征河東言爲此而來得此而去也公孫之對極婉極工言外便見掩有大邦伊誰之力而負心如是乎故穆姬有登臺之請公曰以厚歸也直是探囊取物兼有請殺之語子桑曰質其大子猶恐過水拔橋何一非貪賂致之乎當此輻脫旗焚肝腦塗地惠見縛於靈臺穆亦危於韓簡姑姪相從惟晉之殃棄家再醮亦秦之恥然而傳不責秦穆者蓋惠公寡兄入國總無一事一言之善此師曲在晉直自在秦故以敗德結之所以深惡晉侯也一州兵一段竟無著落下篇直接節甥盟秦伯於王城讀者以爲已許晉平而子金

之策可有可無。否以爲有此一舉。歸晉侯之意益堅。而抑知非也。獲晉侯後。諸大夫之惑。不過曰。豈敢以至而已。穆姬之請。不過不以歸國而已。而大夫猶請以入。公子勢猶欲殺之。夫何愛乎晉侯哉。忽聞爰田。頒賞通國。知恩孺子。與復讎之師。國人切同仇之義。背城借一。保無韓簡之輕。重怒難任。君臣同隙。皆指此是全賴子金力也。而叙於許晉平之後。作追叙之辭。使人自會其實。州兵作而後許晉平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預隱忍非法所以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劉傳紀異也。張注者于知天之日。望而畏其成。所以事天也。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預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齊桓之伯三十年。諸侯無擅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

侯之携。說本宋訥壯邱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齊曹與俱。宋

襄不以救徐為念。而伐曹以尋舊怨乎。本帳所謂舊怨者

宋背北杏之會。桓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

公避楚不獨為楚所弱。且為宋所竄也。本望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特

傳發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為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

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卒

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

遂為所敗。觀宋襄之伐。舊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杜昭即呂錡。秦伯盟于王城。今陳

感已抄奏

孫云不和二  
字封得駭人  
者制中却極  
婉婉  
何云呂甥之  
言近於誹謗  
獨四語保潤  
惻惻動人

晉侯到底居  
竟其無後也  
於殺慶鄭如  
此秦穆到

西朝邑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

其親秦所殺為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神

不以賦車馬治兵甲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

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

霸附注服虔曰一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蟻析大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寬仁其顯四  
夫也於又德  
之聖見之

道為節重耳  
伏脉

注云十七年

子同質秦秦

歸河東而表

之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饑之粟曰吾怨其  
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子之封也箕子紂庶弟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為人所棄以

見文公為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也征賦

秦伯啓口不問國謂君何而云晉國和乎的是從聞州兵

既作東望向中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

討好也餽甥報德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

而以脅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

尊一正一反皆中窾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與會矣必報德

有死無二七字是對證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敢再

負而純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此七字已足。斯時秦伯更加老到。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  
官布置河東。不肯再放賒債。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為此。以  
統結兩篇。

讀左補義卷之十

受業毛 昇增泰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墟 棟 校

傳公三

經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往經隕落也  
 石數之五各隨其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  
 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  
 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杜  
 災告於諸侯故書○鵠五歷反○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杜  
 云稱字者貨之疏云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其說也馬  
 駟曰書之見季氏專魯之由生也而劉世謂三家生而賜氏  
 者季友之孫爲季孫行父牙之孫爲叔孫得臣肸之孫爲叔  
 老慶父之孫爲穀與嬖爲孟孫氏並以王父字爲氏蓋三家  
 以行以爲字在季友之世卽命立後爲生而賜氏○夏四月  
 也

隕星自上而下氣不同而墜也

先註明

占驗駭人

精山古凶之本却把巾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丙申節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

會四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在解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石不言隕星。猶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

董氏辨疑星在天猶活火隕於地成石猶火焰滅而成炭也

在地則為石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鶴過退風而退飛風

之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先見者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不終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叔與自以對非其責。恐為有

言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由人所出。故退而告人。傳氏曰

皆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襄公不脩人事而



徒問吾不敢逆君故也。按不敢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

星隕而為石。風逆而倒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記閏

記見穀梁耳。治目治法之矣。叔與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駭。

可知。補士欺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救徐。俱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杜預狐廚受

邑。陳傳為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傳。破狐廚。今山西襄陵縣也。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三子而隨  
國之役是  
亂之誠亦  
下之妖

言不事一

十二年管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子鹹謀  
成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成王室雖亦見桓之勤而養  
癰憚割貼恩將來所者之於王事顧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鄆殺子華

七年按不書不告也

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

鄆為淮夷所病故孫經略城

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氣役人遇厲

呼故反

以淮夷病鄆合九國之師于淮兵威之盛使不戰而誓服

所謂束略也乃城一小國役人一呼不克卒役而散此時

管仲已死桓公耄及志昏而敗氣乘之矣然言束略則已

略定淮夷雖非心服亦自震懾以淮夷率服作頌豈

盡影響之談乎

**經**

戊寅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在解縣與國接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

○夏滅項

公在會別遣師滅項項國名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按魯邑今山東

泗水縣東有故平城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明年子孝公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婁林役在十五年

泓楚肆惡與國受兵於淵業適增其恥。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齊。齊在河東而妻之。在解縣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在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

子曰卜招父。招梁大卜招上通反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

追叙

出合達神  
總注重耳

事有經情而  
是也傳口以  
公故以其心  
也

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陳傳為晉懷公起傳

河東即秦取賂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圉圉為秦婿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觀後圉欲挾嬴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官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圉有餘其食利

師滅項程經師魯師按經不書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在前

年冬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公信

會同講禮之事夫大以公故會齊侯于十孫姬會齊以諸侯公宋也桓公聲

會十各有所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之也取見執故託會以告陶

公穀以為齊滅之非也齊為逐殲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節設移師滅項前功盡棄桓德雖衰不至

此齊叙而不  
斷甘陵便見

於此或曰項淮夷與國也故滅之此更不然桓方事東略  
滅項不足以威淮夷而適以堅滅鄆之心况項近於魯齊  
不能越國而鄙傳謂魯滅之是也蓋公早有成謀公既出  
會陰令魯師掩取之是時桓方以救災卹小加惠諸侯而  
公忽以滅國聞故告於齊師以示新討桓適經畧淮夷道  
經於卞夫人道於途以請遂釋之也胡傳云季孫主之先  
儒謂季友卒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子焉得擅爲此事也  
望溪曰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滅而書取非其實矣文姜  
會齊侯不諱而諱滅國乎不書公與取鄆取邾取郕不書  
公同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武孟當立

公與仲恩考  
公大是可疑

立孝公又  
立武孟明啓

爭端

官登有權其  
病相伏於多  
魚年而早出  
兵當收殺羣  
而不費手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在解公少衛姬生惠公公子

元鄭姬生孝公公子葛贏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

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孔疏周禮掌

雍外雍此人為雍官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名巫而字易牙也補注傳見齊桓內寵無制貴賤冬十月乙亥齊桓公

皆求立不助致諸子相篡齊禍延數世內官之有以殺羣吏而

卒乙亥十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權寵者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日乃殯

呂東萊曰管仲卒齊之霸業便衰一則仲不能為齊求人

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又曰葵邱未會之先猶自

崩至望之月也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望之月也未滿有增

滿則招損。使威公所期者不止於霸。肯至霸而滿哉。  
傳明齊之亂。管仲爲之也。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各有  
子。無虧爲長。親閱二年。桓公命無虧帥師戍漕。知其長於  
諸子。立子以貴。貴鈞以年。年鈞以德。無虧當立明矣。孝公  
之母班三其子。又少於無虧。且無虧未見失德。而孝公未  
嘗差勝桓與仲。廢長而立孝。公非義也。桓自知其非義。故  
雍巫之言易入。而更立無虧。善於補過也。使仲能將順君  
美。請於王。告於諸侯。以無虧承國。宋襄安得以前此一言。  
輔孝爭國哉。仲以爲更立無虧。則立孝之命自寢。桓自能  
處之。豈知身死而二豎諍定策之功。宋襄市恤孤之德。而  
齊以亂也。傳叙齊亂曰。管仲卒。罪仲也乎。

經已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田解納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觀無虧既

齊地按山東歷城縣界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救四公狄八

月丁亥葬齊桓公葬亂故而冬邾人狄人伐衛經筵狄書

如襄五年納之會書吳人邾人蓋不可日

吳師入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狂解以

公外納不書或不克而後書王氏左翼衛與於伐齊昔藏

罪大矣衛文之鄭伯始朝於楚無霸故中國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

無以鑄兵楚令故以鑄三鐘

曰始朝哀相也為天下哀之也



齊人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天下無有殺其君以說之而復拒之者蓋武孟之殺四公子殺之也武孟序當有國且桓公有命今既立矣拒孝公為武孟拒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安得而爭國故三國師至以說宋為名愚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公平武孟既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廙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虧立孝公奔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

者幸而卒立孝公國史書之以爲信不知皆誣死誑生之語也夫國家未有事變早立嗣子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此非傳之誣乃不能辨誣耳

桓以孝公爲襄無論其事果誣也事卽非誣亦猶晉以奚齊爲荀息耳然荀息不食言爲是而襄公則非者何也荀息晉臣也以君命爲尊宋襄降邦也以天下名義爲重况桓自知非義而易之更立無虧已萬無立孝之理襄欲藉以求霸且以孝公間弱可制陽以踐言爲名而陰遂其亂齊之實故經傳以全節予荀息不以納孝與襄公

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預云衛侯名伋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陳師

此書要簡邑按今此  
隸潯縣西而有晉城狄師遇

衛忘齊桓之德借宋伐喪以納孝此書邢狄伐衛張氏以

爲應致聲罪致討之師也然狄亦邢之仇也黨仇讎以構  
怨於兄弟可謂知類乎衛文對衆自名再三讓國以激父  
兄子弟之怒的是中興手段狄師還而邢從之進退由狄  
也杜以爲邢師尙留非也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而租解多築城邑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庚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解稱人以執

書名及不書名皆從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

赴梓解襄公圖而猶不服所以邾宣節子如會適宋公歸國

及秋而見國節子會盟于邾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已西邾人執節子用之節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

讀上補義

卷之十九

七

神注梁亡

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私宋人圍曹。衛人伐

之君善邾自邾不得託之於他命。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于

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也。○梁亡所以自廢文

④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莊公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祭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意欲書名見其不反矣補注傳見滕子諡

傳不能詳其事。魚曰一會虐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

之矣。蓋滕自盟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怒之而無

責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莊公之次

有妖神東夷皆社。社之蓋殺人而祭。疏云屬聚也接聯屬司

東夷使畏而歸也。次睢之社。今山東沂州境。○睢音雖。司

馬子魚曰。自古六畜不相結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祿解

一段論用節

一段論求節  
兼顧義勝

許乳疏雜記言繁小事不用大牲傳稱節伯使率出穀行出犬雞皆不用  
又反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也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邢衛以屬諸侯  
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爾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補正得死猶云考終

上書宋公盟曹人邾人下書節子會盟于邾而邾人執節  
子則受命於宋顯經書節人蓋宋襄以邾附已故張  
大其威以告諸侯從我者之可以制人之命也傳述子  
魚之諫以發明蔽罪於宋之義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朱  
襄公制立正值齊桓經略淮夷霸圖極盛因侈然有繼桓  
而起歸附東夷之心焉東夷信鬼故執節用社以求福立

成子魚兩層意上言用人之謬下言圖霸之難提出桓公  
是直揭其惡左氏謂用之爲犧牲公穀云叩其鼻以饗  
社謂取鼻血以饗祭器皆非人之所爲也蓋邾卽世雋  
朱以肆虐而何休謂禍由季姬然則宣八年邾人戕卽子  
亦由季姬乎

秋衛人伐邢以報苞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古卜有事于山川不  
吉古也事寧莊子曰昔國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計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寧莊事終而亡事文而興用與不用故也然大旱興師衆  
心惶惑故以此慰其衆卽讓國於父兄子弟之故智也古  
古不論適逢其會亦幸耳篇中著諸侯無伯一語是前後

訂去開其欲  
茲到根談仁  
齊相形此  
復以支王托  
楓可云開樂  
之切來義知  
子魚乃仁而  
不用其言  
之不終宜錢

篇關鍵齊桓尚在邢衛小國敢自相吞噬哉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補注曹伯使其大夫東門而不親會子

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杜預

侯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杜預因舊軍詩曰雅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齊桓功業幾以為更無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為薄德

伐叛討貳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

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闕而後可伐人其本領誠非管仲狐

趙輩所及也惜茲父負此賢佐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

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况晉乎一部春秋前

以楚人為主  
妙在不說楚  
人一字專指  
陳侯欲脩齊  
桓之好而卒  
已入其彀中  
此意主賓賓  
即實托主之  
法

後皆歸束於此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冠宋襄暴

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曹衛邾滕從之楚顧以為太不利於已思諸侯能助宋之强者惟齊而宋實有德於齊然可得而間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為脩齊桓盟屈完之好就盟於齊國陽以媚齊陰以間宋於齊而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泓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為之地齊孝負德忌功觀後伐中固結知齊之忌宋已久謬以楚為暱已而不知墮其術中也書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為二國倡是盟也先於鄭鄭九暱楚尊楚也



取  
梁字為山白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杜解不書取梁者主名補注不由赴者故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

皮音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命曰新里秦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即以秦將襲我。

愚其民而秦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縑悉傳若曰猶彼自。

經。辛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和解晉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傳公

言作以興事。夏郕子來朝。郕姬姓國疎云二十四年傳富

皆更造之文。○夏郕子來朝。郕姬姓國疎云二十四年傳富

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五月乙巳西宮。

災。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

人伐隨。

得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杜預失土功之時

凡啓塞從時。門

道橋謂之洛城郭墻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祇一日而

開故特隨築時而治之今舊公儲節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

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土功自此而畢。無日至猶動役也。且青春則工役繁而遲至二三月矣。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

杜預鄭洩堵寇夫

帥師

入滑

張注記天王居鄭之始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採解衛自前年伐邢至今

常為邢病

傳為邢危之也。衛文不能報屠戮之狄。僅謀小弱之邢。吾

知其無勾踐復讎之志也。節節寫出衛文病邢必滅而

隨君有志不  
可加也然則  
伐亦無可說  
但勉之以義  
敗由已義極  
正大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邦之義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殺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  
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莊解詩名而以喻遠難  
而行必有汗辱張注隨  
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異其不量  
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拔善敗由已已該師文王意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  
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僭王之賊人人  
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楸  
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  
者豈遂不足支楚哉後吳人入郢卒賴其力以存昭微  
隨則楚不嗣矣方知子文之識遠遜季梁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父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之欲從衆

善之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與上盟傳

襄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與文仲之言

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

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據楚存三亡國，皆因

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經**子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杜解爲宋人齊人楚人盟于

鹿上。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鹿上，宋地。按今江南太和縣西。夏大旱。零不獲雨。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楚始與中國行會禮。孟，宋地。按

河南睢州有孟。就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爲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

申來獻捷。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公

許之者以  
之王也  
公之後  
楚之盛  
而國不  
王而

若將  
比是  
便

會期開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採解書諸侯不子楚之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所以爲盟襄欲霸反求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四國就盟於齊宋公以爲楚暱於齊矣而且謂已之有德

於齊也因要齊以盟楚求諸侯於楚者非借其力也蓋齊

桓名陵之役盟屈完而霸故邀明神以休其心楚不與我

敵而霸成矣齊猶與盟者以立己之故勉強從之也經書

人以大夫會也讓宋先歆以齊宋兩大國在會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按杜解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春

欲暴巫又欲暴巫則巫尪非一類巫生厲神也爲癘病之

哀之而雨也鄉註禮記謂巫而仰天杜引或謂癘病之人

此語味微存  
其布置之妙

禍已在此云  
禍猶未也包  
許多痛哭流  
涕在內

附會矣。其為黃反則。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聚食。省用。  
務。糴。勸。分。務。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正。厯。何。為。天。欲。  
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熾。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民。不。傷。

文仲之言。使知無益。自止。省却多少無罪殺人莊語。然強。  
為補救。民牧之職。故先示早備。雖於周禮十二政。未克詳。  
明。而救時濟患。已勝於縣子之徒市矣。饑而不害。有備故。  
也。此臧氏功也。臧孫氏世有達人。文仲名言得之家學。歟。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基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澠。以釋之。宋公齊者。諸。  
公之屈辱。而公獨不畏強楚。曲為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謀。意。反。厚。矣。而。傳。者。乃。為。魯。罪。謬。也。

以懲君

杜解為二十二年戰泓傳

孟之會假如楚仍以宋主盟則宋霸成矣齊孝非所樂也於是臨期不至至者惟請小國又多暱於楚而頡之靡肆矣幸子魚守國粹不可伐否則幾何而不為犧乎蓋宋公方挾齊為重而不知孝公之不至齊侯方妬宋之主盟而不知其被執諸侯以為宋楚之成而不知楚人之厚藏其毒也不齊楚執不與楚人之執也禍猶未也以襄既釋歸銳意伐楚也

任宿須句

顓與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解司主也

云通空立  
為後文張  
本之文叙法

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禮衛顓與受王命為魯附庸自不得凡經傳稱來奔者皆列國也按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濟水之時孟子時曾有人則任國未滅也隱八年書宿男卒則

宿為男爵此傳云須句子則為子爵皆不局魯杜謂顓臾之

比非也任今山東濟寧州又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費縣

三

西○比○有○顓臾城○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

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蠻○夷○猶○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

國○迫○近○諸○戎○難○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

故○極○言○之○附○夏○亂○諸○夏○紆○解○也○為○明○年○伐○邾○傳○也○紆○音○舒○

伐○邾○復○須○句○而○反○其○君○此○興○滅○繼○絕○善○之○尤○者○而○經○書○取○

以○其○實○自○有○之○也○傳○叙○出○須○句○來○歷○以○任○宿○顓臾○陪○寫○俱○

為○諸○夏○之○附○庸○顓臾○則○魯○之○附○庸○三○國○非○顓臾○之○比○矣○須○

句○為○成○風○父○母○家○故○失○國○來○奔○而○成○風○即○以○為○利○是○脩○祀○

紆○禍○者○其○名○利○其○有○而○取○之○者○其○實○故○不○意○中○第○一○封○字○

紆○禍○者○其○名○利○其○有○而○取○之○者○其○實○故○不○意○中○第○一○封○字○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其國為我附庸此成風之  
教也然則僖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齊僖之於紀季  
安在其為興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經**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勝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杜解魯地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

**續**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米伐鄭楚

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人方解宋公身  
傷而書法與鄭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未得其詳鄭陵則  
晉人特張其事也按泓水名今在河南柘城縣北

**傳**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解得鄭寡小之禮陳傳傳言

經不書邾滅蔽罪於魯呂氏曰周禮之說如齊仲孫  
晉韓宣子皆言之至周禮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補注經叙諸侯傳每畧之他倣此

子魚曰所謂

晉成王時  
遷都伊川

伊川之北

將亡而有

先亡之節

而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東有地

禍在此矣杜解楚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杜解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辛有周大適伊

川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有象夷狄祭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居

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疏云十一年傳稱伊雒之戎同伐

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知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

野之虞耳伊雒之戎本為周患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邦畿之地秦

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杜解嬴氏

嬴氏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七字結上兩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使蘇之占呂說羸氏當子圍之謀歸而且其行則子圍憚羸之

告必不敢逃而父子夫婦兩全情之疎義之薄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處置亦妥若雍姬則人盡夫矣故知後來著的是秦穆之過子圍質秦猶逃歸者以後此刷位必又彼略晉地幾何不堪再索也

汪云又就詩

富辰杜解周言于王曰請召大叔杜解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雅曰協比

其以族帶

其部昏姻孔云言于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吾兄弟

筆不是謹王

之不協焉能怨請侯之不睦言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台則乃是男

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

趙東山曰齊侯之請已失之富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於有庠未嘗留之京都子帶志在召寇作亂與象不同宥之

文仲通翻一小  
字順通翻一小  
問子云勿  
輕小事小  
沈舟勿恆小  
物小亦身  
如文仲之言  
不而壽

列國可矣。乃還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與杜也。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  
 命不易哉。周詩言有國宜敬戒。天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孔疏通俗  
足謂之蠶。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按傳見不青。和入獲公胃。兗縣諸魚門。和城  
 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豈意魚門之縣。自求辛  
 螫。傳首提出。須句入以爲是邾人興師之故。不知正公敗  
 績之由也。

諸國謀二  
知乘商戰  
乃其本伐之  
少信以爲  
不遠者以爲  
定也加知自  
已却廷其  
俞云一日不  
可一日水可  
與有論戰  
相似將士其  
測或公府止  
多少甲兵至  
欲以說田如  
也自相然後  
受子魚痛言  
更不徒復言  
一語人徒言  
其後半言不  
如其得而全  
在前半爲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附注：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

魚之言，固諫。猶云：因請固耐耳。補正：隱三年，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

定十年，公若范，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弗

名謂莊公之侯公孫固，非也。弗可赦，言連大天，必不宥也。弗

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杜解：未盡。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古之爲軍，也不

以阻隘也。不因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列。

取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勑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勑，強也。言

爲云序事以  
 隨而不列爲  
 主故先從此  
 說起俾一處  
 結頌佳用且  
 學側落道承  
 不面不擒批  
 撥已盡復用  
 三單二句一  
 言仍掉轉喻  
 而不列作倒  
 然篇法細密

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阻而鼓之不渝可乎猶有懼焉雖因所以佐宋○紂其京反阻而鼓之不渝可乎猶有懼焉不勝恐且今之勐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勐者謂與吾競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以取不噪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已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按利猶易利有攸利典是也言乘其利而金鼓以聲氣也附註劉用照曰聲宜進也補正規杜其是金鼓以聲氣也宜揚士卒之勇氣孔疏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鼙而金鈸金鐃注以此金爲收兵者氣故曰金鼓聲氣惟止鼓則鳴金鐃林注以此金爲收兵者謬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優可也以致三軍勇也志接僂僂互不齊也卽未整意言當鼓其未整之陣也僂仕衛收荆楚之強幾無與敵子文爲政忠而有謀楚額言聽計從觀名陵之師雖桓公管仲劇費居章而未衰乃欲猝然駕

之乎。當是時。襄雖見執。而三國旋且弃楚。卽宋陳亦離心。誠以楚人凶詐不足庇。而思中國之有霸也。苟能脩政布德。以禮綏諸侯。未嘗不可自強。威楚乃急於爭。卽率三國伐之。楚師來救。宋獨與戰。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子思提出天命。不有使之惕。然罷兵猶可自保。今以寡敵衆。卽使阻隘鼓之。或未能勝。况待其成列也。猶有懼焉。一層止指此以下。節節與此反應。宋襄平日執勝用節。無一不爲。至逆戰時。偏學起仁義。來彼見齊桓伐楚。以德禮爲主。楚人遂服。故欲以堂堂之陣。威服蠻夷。及至敗後。自明其心。原非飾說。而豈知仁義非一時所能襲取哉。子魚從重傷二毛。一儘力批駁。以見公之所謂仁義。乃賊已害民之仁。

鄭文何在

義也。呂東萊曰：公羊子以宋襄之戰，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君子魚真知文王者也。其諫伐曹謂文王因邕而降，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襄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此其學文王者也。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杜解：鄭地，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杜解：鄭地，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傳：言楚子在師。羊彌爾反。楚子使師緡。九樂師示之俘。

傳：所得囚。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兪不踰。

闕門戎事不通也。近女，操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

丁丑，楚子入饗於鄭。所饗九獻，獻酒而禮畢。庭實

旅百。庭中所陳，加邊豆六品。豆，邊豆，禮食器。興畢，夜出。文



叔詹及諸侯  
其責然也  
盜賊耳何是  
者其責也者  
正深責卿文  
也  
有乃父屬  
柄之風

芊○送○於○軍○取○鄭○二○姬○女芊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  
謝○楚○救○也○芊○氏○出○勞○又○加○姜○氏○視○楚○子○真○是○至○親○及○入○享  
九○獻○旅○百○又○加○邊○豆○視○楚○子○真○是○嘉○客○於○是○母○女○送○賓○遠  
郊○夜○出○忽○地○變○顏○撲○二○女○以○去○乃○悟○勞○非○禮○近○俘○非○禮○送  
非○禮○夜○出○非○禮○所○以○致○其○無○禮○也○